

非理性决策的烟叶家庭农场主画像——基于效率最优规模的实证分析

余佳斌¹, 杨翠苹², 文锦涛¹, 孙亚楠^{3*}, 张晓强¹ (1. 贵州省烟草公司贵阳市公司, 贵州贵阳 550004; 2.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河南郑州 450002; 3. 河南农业大学烟草学院, 河南郑州 450002)

摘要 运用 DEA 模型对贵阳烟叶家庭农场的效率最优规模进行测算, 用意愿规模和效率最优规模的比值衡量家庭农场主的非理性程度, 并以此为因变量, 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对于意愿规模大于效率最优规模的家庭农场, 家庭贷款能力、当前面积、烟叶均价、单位利润、成为家庭农场可能对收益的影响、单位雇工成本、烟草部门对基建的帮助程度、是否有财务管理记录这 8 个变量在不同统计水平上显著, 能够较好地解释家庭农场主的非理性决策机制。结合当地情况和实证结果, 对倾向做出非理性决策的农场主进行画像,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以找到具体的农场主并针对性地引导其做出有效率的生产规模决策, 稳定当地烟叶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非理性决策; 家庭农场主; 效率最优规模; 画像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0)10-0223-04

doi: 10.3969/j.issn.0517-6611.2020.10.059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Portrait of Tobacco Family Farmer with Irrational Decis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Efficiency Optimal Scale

YU Jia-bin¹, YANG Cui-ping², WEN Jin-tao¹ et al (1. Guiyang Branch Company, Guizhou Tobacco Company, Guiyang, Guizhou 550004; 2. He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Zhengzhou, Henan 450002)

Abstract The DEA model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ptimal scale of the Guiyang tobacco family farm. The ratio of the scale of willingness and the optimal scale of efficiency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 family farmer, and it was used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of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family farms with a willingness scale greater than the optimal size, the family loan capacity, current area, average leaf price, unit profit, the impact of becoming a family farm on income, unit labor costs, the degree of tobacco sector assistance to infrastructure. Whether there are 8 variable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records are significant at different statistical levels, which can better explain the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family farmers.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and empirical results, make portraits of farmers who tend to make irrational decisions,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find specific farmers and guide them to make efficient production scale decisions to stabilize the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bacco leaf production.

Key words Irrational decision making; Family farmer; Efficiency optimal scale; Portrait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将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烟叶家庭农场是以家庭劳动力为主, 实行自主经营、自我管理和自负盈亏的烟叶生产组织形式^[1]。理论上讲, 发展烟叶家庭农场有助于实现种植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 有助于培育高素质的职业化烟农、稳定烟农队伍^[2]。但在实际生产中, 部分传统农户对家庭农场缺乏充分理性的认知, 在向家庭农场主转变的过程中, 仍未完全具备职业化农民所需的素质, 容易做出非理性的经营决策, 尤其是盲目追求种植规模扩张, 忽视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 经营效率难以提升。

农业生产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 最佳的经营效益需要在既定的内外环境下, 通过对农场规模的调整, 使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投入要素配置更加合理。“理性小农”理论认为农户为了追求最大的生产利益, 会对其生产行为进行合理的选择。但国内一些研究发现, 传统烟农受综合素质、内外条件的制约, 其生产行为的合理性很难达到最佳状态^[3-6]。张忠明^[7]认为农民就业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 使得其经营土地的积极性下降, 愿意选择效率最优规模的农户数

量不足, 而老年化也是导致农户选择非效率最优规模的重要原因。张宏永^[8]发现烟农的意向种植规模面积与适度规模面积差异十分明显, 当前烟叶种植面积、第三产业用工量、烟田块数、烟龄和机耕服务对意愿规模的影响较显著。杨超飞^[9]认为基地单元的建设要求优化种烟主体, 扩大种植规模, 提升烟叶品质, 但与此同时, 河南烟区的部分经营者片面追求经营规模的扩张, 对烟叶生产中的风险考虑不足, 以至亏损严重。文锦涛等^[10]认为农场主应谨慎使用农业贷款, 理性选择与家庭的劳动力数量及劳动力质量相匹配的种植规模。如果烟叶家庭农场主在做出新的生产经营决策后没有获得预期的收益, 将会极大地影响其种烟积极性, 不利于种烟主体的稳定及烟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家庭农场主的意愿规模与效率最优规模的差异越大, 非理性程度越大, 决策的风险也就越高^[11]。笔者运用 DEA 数据包络模型对贵阳烟叶家庭农场的效率最优规模进行测算, 用意愿规模和效率最优规模的比值衡量家庭农场主的非理性程度, 并以此为因变量, 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进而对倾向做出非理性决策的农场主进行画像, 以期找到具体的农场主并针对性地引导其做出有效率的最优规模决策, 提高种烟效率, 稳定烟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 研究方法

1.1 DEA 模型及变量选取 DEA 模型可以为非有效的决策单元提供效率优化策略, 其两个最基本模型是基于规模报酬

基金项目 贵州省烟草公司贵阳市公司科技项目(2018-08); 河南农业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30601656)。

作者简介 余佳斌(1976-), 男, 贵州贵阳人, 农艺师, 硕士, 从事烟草生产管理研究。* 通信作者, 讲师, 博士, 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研究。

收稿日期 2020-02-12

不变的CCR模型和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首先采用CCR模型测算决策单元的综合效率,然后用BCC模型进一步分析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通过BCC模型得到的有效决策单元会构成一个生产前沿面,对非有效决策单元在前沿面上进行“投影”,可以测算出该非有效决策单元与相应的有效决策单元的差距,提供将其转变成有效决策单元的改进方向与幅度,从而确定每个决策单元的效率最优规模。

根据烟叶生产特点及当地实际情况,选取上等烟叶收购量和种烟利润作为产出指标,选取土地投入、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作为投入指标。其中,土地投入用烟叶的种植面积表示,劳动力投入用烟农自身及雇工产生的用工量表示,为了避免重复计算,资本投入用整个烟叶种植过程中除去雇工及地租后支出的资金额表示。具体见表1。

1.2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及变量选取 用意愿规模和效率最优规模的比值衡量家庭农场主的非理性程度,并以此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选择逐步回归法进行变量筛选,使用的概率标准为进入0.10、删除0.20,同时对模型拟合

度、多重共线性诊断和异方差进行检验,并以 $1/|$ 未标准化残差 $|$ 作为权重进行调整,最后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重新估计标准化回归系数,从而消除异方差。

家庭农场主的非理性程度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参照相关研究及当地实际情况,以决策的非理性程度作为因变量,将可能的影响因素(自变量)分为7类,具体见表2。

表1 烟叶种植的投入产出指标

Table 1 Input and output indicators of tobacco planting

类型 Type	指标 Indicator	定义 Definition
产出指标 Output indicator	上等烟收购量	通过专业分级确定的上等烟叶的总重量(kg)
	利润	交售烟叶总收入减去种烟的各项成本支出($\times 10^3$ 元)
投入指标 Input indicator	面积	自家及通过流转用于烟叶种植的总面积(hm^2)
	用工量	自家劳动力及雇佣劳动力投入量的总和(工日)
	资金额	除去土地租金及雇佣劳工支出的成本总和($\times 10^3$ 元)

表2 变量选取及定义

Table 2 Variable selection and definition

变量类型 Variable type	变量 Variable name	变量定义 Variable definition
决策的非理性程度 Degree of irrationality in decision making	决策的非理性程度(Y)	意愿规模/效率最优规模
个人及家庭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personal and family	农场主年龄(X_1)	具体数值(岁)
	农场主文化程度(X_2)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或中专
	家庭种烟经验(X_3)	具体数值(年)
	家庭劳动力人数(X_4)	具体数值(人)
	家庭贷款能力(X_5)	1=[0,30 000)元;2=[30 000,60 000)元;3=60 000元及以上
土地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当前面积(X_6)	具体数值(hm^2)
	土地流转年数(X_7)	1=1年及以下;2=2年;3=3年;4=4年;5=5年及以上
	地块数量(X_8)	地块数量(块)
	烟地便利程度(X_9)	1=非常不便利;2=不太便利;3=一般;4=比较便利;5=非常便利
	水利设施程度(X_{10})	1=非常不完善;2=不太完善;3=一般;4=比较完善;5=非常完善
管理制度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management system	是否有生产管理记录(X_{11})	0=否;1=是
	是否有财务管理记录(X_{12})	0=否;1=是
绿色生产方式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 production mode	是否采用土壤保技术(X_{13})	0=否;1=是
	是否采用绿色防控技术(X_{14})	0=否;1=是
	是否进行清洁生产(X_{15})	0=否;1=是
成本收益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cost benefit	单位产量(X_{16})	具体数值(kg/hm^2)
	烟叶均价(X_{17})	具体数值(元/kg)
	单位物资成本(X_{18})	具体数值($\times 10^3$ 元/ hm^2)
	单位烘烤成本(X_{19})	具体数值($\times 10^3$ 元/ hm^2)
	单位雇工成本(X_{20})	具体数值($\times 10^3$ 元/ hm^2)
	单位土地成本(X_{21})	具体数值($\times 10^3$ 元/ hm^2)
	单位利润(X_{22})	具体数值($\times 10^3$ 元/ hm^2)
	人均年利润(X_{23})	具体数值($\times 10^3$ 元)
家庭农场认知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farm awareness	利润率(X_{24})	总利润/总成本
	对家庭农场的认知程度(X_{25})	1=完全不了解;2=不太了解;3=一般;4=比较了解;5=非常了解
	对发展家庭农场的认同程度(X_{26})	1=完全没必要;2=不太必要;3=一般;4=比较必要;5=非常必要
	成为家庭农场可能对收益的影响(X_{27})	1=降低较多;2=有一定降低;3=不变;4=有一定提高;5=提高较多
	对土地流转的帮助程度(X_{28})	1=完全没帮助;2=帮助有限;3=一般;4=比较有帮助;5=非常有帮助
社会生产服务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productive services	对补贴的帮助程度(X_{29})	1=完全没帮助;2=帮助有限;3=一般;4=比较有帮助;5=非常有帮助
	对技术的帮助程度(X_{30})	1=完全没帮助;2=帮助有限;3=一般;4=比较有帮助;5=非常有帮助
	对基建的帮助程度(X_{31})	1=完全没帮助;2=帮助有限;3=一般;4=比较有帮助;5=非常有帮助
	对制度的帮助程度(X_{32})	1=完全没帮助;2=帮助有限;3=一般;4=比较有帮助;5=非常有帮助

1.3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2018年8—10月在贵阳烟区的调

研问卷,期间共访谈调研97户,回收有效问卷81份,有效率

83.51%。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烟叶家庭农场效率最优规模 首先使用 SPSS 软件,借助 Pearson 相关系数对各投入和产出指标的相关性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各指标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满足同向性假设条件,说明投入指标能够有效影响产出指标(表 3)。

表 3 烟叶生产产出指标和投入指标的相关性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input and output indicators of tobacco production

指标 Indicator	项目 Item	面积 Area	用工量 Working amount	资金额 Amount of funds
上等烟收购量 Acquisition weight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0.914*** 0.000	0.937*** 0.000	0.912*** 0.000
利润 Profits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0.414*** 0.000	0.503*** 0.000	0.443*** 0.000

注: *、**、*** 分别表示在 0.10、0.05、0.01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Note: *, **, *** indicat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the 0.10, 0.05, and 0.01 levels, respectively

运用 DEAP 2.1 软件对 81 个烟叶家庭农场的效率最优规模进行测算。表 4 结果显示,效率最优规模的最小值为 0.46 hm²,最大值为 8.33 hm²,均值为 1.15 hm²,74.07%样本的效率最优规模区间在 1 hm² 以下,效率最优规模区间在 2 hm² 及以上的仅有 12.35%。

2.2 烟叶家庭农场主非理性程度的影响因素 用烟叶家庭农场主的意愿规模和效率最优规模的比值衡量决策的非理性程度,具体分布见表 5。

当意愿规模/效率最优规模的比值为 1 时,决策是最为

理性的;比值小于 1 时,越接近于 0 非理性程度越高;比值大于 1 时,越大非理性程度越高。从表 5 可以看出,除了 4 个样本的比值小于 1 外,其余样本的比值均大于 1,说明绝大多数家庭农场主倾向于超过效率最优规模进行生产经营,其经营风险也会随着非理性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考虑到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一致性,先对比值大于 1 的 77 个样本运用 SPSS 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可能的影响因素,结果见表 6。

表 4 烟叶家庭农场效率最优规模情况

Table 4 Efficiency optimal scale of tobacco family farms

规模区间 Scale interval	样本数 Quantity	比例 %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均值 Mean
[0,1)	60	74.07	0.46	0.97	0.69
[1,2)	11	13.58	1.00	1.48	1.13
[2,3)	3	3.70	2.44	2.75	2.56
[3,4)	3	3.70	3.04	3.33	3.23
[4,5)	3	3.70	4.06	4.65	4.32
[5,10)	1	1.23	8.33	8.33	8.33
整体 Overall	81	100	0.46	8.33	1.15

表 5 烟叶家庭农场主非理性程度

Table 5 Degree of irrationality of tobacco family farmer

非理性程度 Degree of irrationality	样本数 Quantity	比例 %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均值 Mean
[0,1)	4	4.94	0.85	0.98	0.90
[1,2)	41	50.62	1.02	1.96	1.62
[2,3)	35	43.21	2.00	2.88	2.33
[3,4)	1	1.23	3.00	3.00	3.00
整体 Overall	81	100.00	0.85	3.00	1.91

表 6 决策非理性程度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rrational Degree of Decision

变量 Variable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Un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标准误差 Std.error	标准化回归系数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t 值 t	显著性 Sig.	容差 Tolerance	方差膨胀因子 VIF
C	2.532***	0.543	—	4.668	0.000	—	—
X ₅	0.533***	0.087	0.500***	6.156	0.000	0.701	1.426
X ₆	-0.136***	0.039	-0.292***	-3.484	0.001	0.661	1.514
X ₁₂	-0.158*	0.081	-0.140*	-1.941	0.056	0.883	1.133
X ₁₇	-0.059***	0.022	-0.199***	-2.728	0.008	0.868	1.152
X ₂₀	-0.014**	0.006	-0.174**	-2.393	0.019	0.871	1.148
X ₂₂	0.016***	0.003	0.502***	6.002	0.000	0.662	1.511
X ₂₇	0.127***	0.041	0.226***	3.087	0.003	0.862	1.161
X ₃₁	-0.059**	0.025	-0.181**	-2.377	0.020	0.802	1.248

$R^2 = 0.685, \text{Adjusted } R^2 = 0.648, \text{Durbin-Watson} = 1.941$

注: *、**、*** 分别表示在 0.10、0.05、0.01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Note: *, **, *** indicat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the 0.10, 0.05, and 0.01 levels, respectively

从表 6 可以看出,对于意愿规模大于效率最优规模的 77 个样本,家庭贷款能力(X₅)、当前面积(X₆)、烟叶均价(X₁₇)、单位利润(X₂₂)、成为家庭农场可能对收益的影响(X₂₇) 在 0.0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单位雇工成本(X₂₀)、对基建的帮助程度(X₃₁) 在 0.0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是否有财务管理记录(X₁₂) 在 0.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这 8 个变量

能够较好地解释家庭农场主的非理性决策机制。

对于意愿规模小于效率最优规模的 4 个样本(B 组),将其与另外 77 个样本(A 组)进行组间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从表 7 可以看出,两组样本在劳动力人数(X₄)、贷款能力(X₅)、当前面积(X₆)、烟地的便利程度(X₉)、是否有生产管理记录(X₁₁)、是否有财务管理记录(X₁₂)、对发展烟叶家庭农场的

认同程度(X_{26})、烟草部门对其土地流转的帮助程度(X_{28})等8个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差异。

表7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ANOVA

变量 Variable	A组 Group A	B组 Group B	显著性 Sig.
X_4^{**}	2.14	2.75	0.028
X_5^{***}	1.19	2.50	0.000
X_6^{***}	1.35	5.62	0.000
X_9^{**}	3.06	4.25	0.029
X_{11}^{**}	0.38	1.00	0.013
X_{12}^{**}	0.21	0.75	0.012
X_{26}^{**}	4.19	5.00	0.043
X_{28}^{***}	1.68	3.75	0.000

注: *、**、*** 分别表示在 0.10、0.05、0.01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Note: *, **, *** indicat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the 0.10, 0.05, and 0.01 levels, respectively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通过 DEA 模型对贵阳 81 个烟叶家庭农场的效率最优规模进行了测算,最小值为 0.46 hm^2 ,最大值为 8.33 hm^2 ,均值为 1.15 hm^2 。用烟叶家庭农场主的意愿规模和效率最优规模的比值衡量决策的非理性程度,除了 4 个样本(B组)的比值小于 1 外,其余 77 个样本(A组)的比值均大于 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于 A 组来说,家庭贷款能力、当前面积、烟叶均价、单位利润、成为家庭农场可能对收益的影响、单位雇工成本、对基建的帮助程度、是否有财务管理记录这 8 个变量在不同统计水平上显著,能够较好地解释家庭农场主的非理性决策机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A、B 两组样本在劳动力人数、贷款能力、当前面积、烟地的便利程度、是否有生产管理记录、是否有财务管理记录、对发展烟叶家庭农场的认同程度、烟草部门对其土地流转的帮助程度等 8 个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差异。

综合 A 组 77 个样本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可以对倾向于做出非理性决策的烟叶家庭农场主进行大致的画像:他们在基建方面缺乏烟草部门的帮助,收购烟叶均价也较低,但是由于当前较小的面积不需要过多的外部雇工,使得雇工成本较低,所以其单位面积利润较高;他们没有财务管理记录的习惯,却过于乐观地认为成为烟叶家庭农场会对其收益有较大的提升,再加上贷款能力相对较强,所以倾向于大幅增加种植规模,使之远远超过了效率最优规模。

B 组 4 个样本的家庭劳动力人数更多、贷款能力更强,在土地流转方面得到了烟草部门较大的帮助,这有可能是其烟地更为便利、当前面积较大的原因。他们均认为发展烟叶家庭农场非常有必要,也具备生产管理记录和财务管理记录的习惯,侧面反映出其具有较好的管理能力和经营理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生产经营决策反而更倾向于大幅缩减规模,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经过较大规模的烟叶种植之后,发现了规模过大反而会导致种烟效率的降低,对于烟叶生产效率和规模的关系也可能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虽然他们的意愿规模降低至效率最优规模以下,但差距不大,因此

笔者认为其决策的非理性程度较低。

3.2 建议 对烟叶家庭农场主决策的非理性程度进行分析,是为了找到关键因素进而发现倾向于大幅度调整生产规模的家庭农场主,找到后也并非为了完全阻止其调整生产规模的决策,而是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生产经营的引导,降低决策风险。

3.2.1 结合当地社会劳动力和土地的特点,发展适度规模的烟叶家庭农场。当地一方面农田较为细碎使得耕作条件较差,另一方面距离省会城市较近使得劳动力成本较高,各烟叶家庭农场在雇工成本、烟地质量等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小部分规模较大的烟叶家庭农场主倾向于缩减规模,而大部分规模较小的烟叶家庭农场主却倾向于扩大规模,应找到适合当地的适度规模区间,并帮助家庭农场对各类投入要素进行合理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对于小规模家庭农场主,应谨慎使用农业贷款,避免盲目投资带来的风险。

3.2.2 对于小规模家庭农场应注重基础设施资源向的调配,在便利烟地的流转方面给予协助。小规模家庭农场如果意图扩大规模,烟草部门可以协助其寻找位置便利、集中连片的土地,尽量通过规范合同延长流转年限,并辅以更多的基建尤其是烘烤设施的配套,优化小规模农场的生产要素条件,使其适合扩大规模的生产。

3.2.3 设法提高大规模家庭农场的正向带动作用,稳定当地烟叶生产。大规模家庭农场的烟叶总产量也较大,其种植面积缩减过大不利于当地烟叶产量的稳定。同时由于规模较大,其行为对其他农场主种烟积极性的影响也可能较大,如果其大幅缩减种烟规模,也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农场主的决策。因此,有必要注重这些规模较大家庭农场的感情维系,通过跟踪式管理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给予更多关心和帮助,设法在保障其种烟收益的同时发挥其意见领袖的正向带动作用,稳定并促进当地烟叶的现代化生产。

3.2.4 重视农场主职业化经营理念的培育,帮助建立专业化的管理制度。发展烟叶家庭农场也不能仅停留在名称的更换,还应在农场主素质和农场管理方面有实质性地改变。一方面,必须注重农场主的职业化培育,尤其是适度规模经营的理念,避免其盲目大幅度调整规模;另一方面,帮助农场主在生产流程及规范、财务记录及核算、风险控制及应对等方面建立现代化的管理制度,提升其经营管理的水平。

参考文献

- [1] 任重.山东省烟叶家庭农场运行机制与效率研究[D].泰安:山东农业大学,2017.
- [2] 张晓强,程传策,文锦涛,等.修文县烟区烟叶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分析[J].贵州农业科学,2019,47(6):159-163.
- [3] 黄晓东,周义和,刘相甫,等.论职业烟农的培育[J].中国烟草学报,2015,21(S1):77-80.
- [4] 李正祥,凌军,李一源.云南省职业烟农培育的实践与思考[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10(6):35-39.
- [5] 曹红祥,崔志军,臧传江,等.潍坊烟区职业烟农队伍建设的探索与思考[J].中国烟草科学,2016,37(2):71-76.
- [6] 何秩,焦剑,陈风雷,等.基于因子分析的烟农职业化评定体系构建及贵州省情况分析[J].中国烟草科学,2017,38(3):91-96.
- [7] 张忠明.农户粮地经营规模效率研究:以吉林省玉米生产为例[D].杭州:浙江大学,2008.

3 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策略

3.1 健全新乡贤制度 目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自身的财富、权力、声望和文化等非制度性因素,但更加需要正式制度的确认,因为有“位”才能有“为”^[7]。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时代背景下,要将新乡贤作为一个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变量纳入到国家的制度体系当中去,使其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能够行使公共权力,不断地完善国家的社会治理体制。因此,政府要将新乡贤这一身份制度化,从新乡贤的选拔到新乡贤的权力赋予再到新乡贤的监督要不断地规范化,明确新乡贤的权力和义务,以及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建立健全新乡贤法律保障制度,以制度形式确定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改善基层治理环境,树立新乡贤权威,最大限度的让新乡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使得新乡贤在制度的保障下真正成为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并在参与基层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3.2 成立新乡贤组织 目前新乡贤大都是以个人身份和个别化的方式参与乡村治理,难以形成系统性和规模效益,不仅使得治理效果大打折扣,而且在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時候往往因为没有组织可以依托而被迫中止或退出。因此,应该建立健全各种新乡贤组织,营造崇德尚贤的文化氛围,鼓励引导新乡贤融入乡村治理体系^[8]。政府要为新乡贤组织的成立搭建平台,广泛招揽乡村社会中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威望高、能力强的名流与精英,不断优化和壮大新乡贤组织,提高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新乡贤加入组织之后,不仅能够形成更加清晰的身份认同,而且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而可以借助集体的力量来提高参与乡村治理的成效。在成立新乡贤组织的基础上,也要加强对新乡贤的培训,使得他们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乡村现状和新农村建设目标,增强参与乡村治理的针对性和能力,能够更加有秩序有组织地辅助政府处理乡村事务,促进乡村社会的发展。

3.3 壮大新乡贤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城人口流动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务工经商,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大都是农村中的各类精英,也就是潜在的新乡贤,从而导致了新乡贤后继无人的困境。因此,应该从源头出发,不断壮大新乡贤队伍。^①必须明确新乡贤的认定标准,只有那些心系乡村、有公益心并在财富、权力、文化、声望等其中一个或几个方面特别突出的人才能称为新乡贤,并从农村现有人口中遴选那些符合新乡贤条件的村民,将其纳入新乡贤队伍当中。^②不断创造吸引新乡贤的优良环境,筑巢引凤,吸引外出之后事业有成的企业家返乡投资或创业,以及那些退休的党政干部、教育科研人员返乡养老,利用自己的资源和才智回馈乡里,不断壮大新乡贤队伍^[9]。^③重视培

育新乡贤文化,将其作为一种孕育新乡贤的条件,让更多潜在的新乡贤成长为新一代的新乡贤。

3.4 规范新乡贤行为 就目前来看,新乡贤大都是凭借自己的主观认识和经验参与乡村治理,具有比较大的随意性,人治是其基本特征,缺少理性和规范的指导,从而导致治理成效大打折扣。因此,必须采取一定的方式来规范新乡贤的行为,完善乡贤群体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政策支持,以法律与制度规制防止乡贤治村异化^[10]。^①要建立公开透明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监督机制,要求新乡贤公开乡村治理的相关信息,接受村民的监督,倒逼其规范自己的行为。^②要努力发挥村委会的作用,通过与新乡贤进行合作与沟通,从另一角度审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并发现其不足,进而帮助他们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③加强对新乡贤的业务培训与法治和道德建设,提高他们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以及法治和道德水平,将法治和德治相结合,自觉克服人治思维的惯性,强化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自我监控和自觉意识,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得自己的参与方式更加规范。

3.5 发挥新乡贤专长 新乡贤深谙乡村社会的各种地方性知识与社区情理,熟悉乡村社会的运行法则,因而在参与乡村治理方面具有政府和村委会所不具有的优势,能够以最少的制度成本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而维系着乡村的正常秩序和基层社会的稳定。因此,要努力发挥新乡贤之所长,形成新乡贤与政府和村委会相互取长补短、合作共治的局面,使乡村建设朝着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善治。此外,根据财富、权力、文化与声望等资源占有程度的不同,新乡贤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类型,每一种类型的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都带着自己擅长的领域。因此,应当根据新乡贤的具体类型进行精细化管理,引导他们重点参与自己所擅长的乡村治理领域,从而让他们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能够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提高乡村治理的综合成效。

参考文献

- [1] 何阳,董小红.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与吸纳策略[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7):21-27.
- [2] 孙迪亮,宋晓蓓.新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理据分析[J].科学社会主义,2018(1):105-110.
- [3] 萧子扬,黄超.新乡贤:后乡土中国农村脱贫与乡村振兴的社会知觉表征[J].农业经济,2018(1):74-76.
- [4] 崔雪,崔恒.新乡贤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研究:以湖北省鹤峰县为例[J].行政科学论坛,2017(4):47-50.
- [5] 王斌通.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基层善治体系创新:以新乡贤参与治理为视角[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4):133-139,152.
- [6] 丁宁宁.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J].黑龙江科学,2017(7):52-53.
- [7] 徐瑾,万涛.由“村外人”到“新乡贤”的乡村治理新模式:以H省G村为例[J].城市规划,2017(12):65-72.
- [8] 陈婉馨,苏全有.建立健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机制:以新乡先进群体为例[J].学习论坛,2018(2):50-54.
- [9] 宋主武.乡村振兴与新乡贤文化建设[J].学习论坛,2018(3):41-46.
- [10] 舒隽.乡村治理变迁与新乡贤的当代表达[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5):125-133.

(上接第226页)

[8] 张宏永.烟农种植规模效率研究:以福建省为例[D].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1.

[9] 杨超飞.基地单元背景下烟叶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研究[D].郑州:河南农

业大学,2015.

[10] 王锦涛,杨翠苹,余佳斌,等.贵阳烟叶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9,47(24):208-212.

[11] 孔令成.基于综合效益视角的家庭农场土地适度规模研究:以松江粮食家庭农场为例[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6.